

## 神奇

■成丽(咸安)

八月中旬的鄂南,太阳像壁炉的一团烈火,一出门,如打开了炉门,38℃的热浪顷刻让人汗涔涔。从咸宁温泉出发,汽车驶过如诗如画的金桂湖,在桂花镇盘源村文书唐奎钢热情的引领下,往大山深处行驶。

盘源村委会西南部茅舍嶰村庄的对面,有一座山,叫月亮山。山体呈东西走向,形如弯月,被人们视为神山。

远望月亮山,如一轮绿色的圆月半隐于苍翠的群山中。半月球的优美弧度,让人浮想联翩。

登上月亮山,在荫翳蔽日的林间穿行。陡峭的石壁上,火山碎屑岩、火山岩孔、缝穴随处可见。岩石以红褐色居多。山坡上,单体熔浆冷凝胶结的火山石遍地残存,山石诡异,怪石嶙峋:如雄鹰展翅,似八仙过海,如百兽赴宴,似猛龙过江。各具情态,栩栩如生。

据考证,这是一座亿万年前火山爆发时留存的山峰。

山的久远与神秘,滋生一代又一代人臆想,膜拜。应运而生的神话传说口口相传,遗留至今:在很久很久以前,月亮山上,住着一对姓常的夫妻,他们勤劳苦做,善良本分。可人到中年,未曾生育。眼看日渐衰老,后继无人,常老汉两人时时抱头痛哭。一日,凤凰山的金凤凰飞过,听到他们的哭声,恻隐之心顿起:“这样的厚道人家怎能无后?”遂托梦妇人。梦中,妇人见一只凤凰飞来,伸手去接,没拽住;又见大飞蛾扑来,她一把抱住。不久,妇人身怀有孕。女儿出生后,应梦景,取名“嫦娥”。嫦娥聪慧,有爱心,十里八乡村民对她赞许有加。

一日,桂花的后生后羿打猎到月亮山,见嫦娥飞梭引线在织布。一个心灵手巧美貌如花,一个强悍强壮勇猛刚强,四目相对,一见钟情。从此,二人安居,以猎狩、植桂、种田、织布为生。他们掘井、凿石磨,雕雕臼,搭石屋,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一日,观音老母见凤凰山的凤凰久不来朝拜,拂开云雾,一看,凤凰已投胎转世。这厮坏了天庭之规,召回吧,又让他们夫妻分离,永不能见;不召回,则破了天规。如何有个两全之策?观音老母沉吟片刻,腾云雾来到月亮山的崖石上,一挥拂尘,欲将嫦娥带到天宫。嫦娥急忙扯下一把头发,丢下来。说来也怪,那头发落在月亮山上,立刻变成漫山遍野的韭菜。后羿追不上爱妻,仰天号哭,流出的眼泪都是血红的,洒落之处,石缝、石壁立即变成红褐色。为了让他们夫妻能遥遥相见,观音老母让嫦娥守在月宫。此后,后羿夜夜坐在山顶望着月亮想念嫦娥,坐久了,山顶被坐平,后人称之为“思姑坪”。而观音落脚的岩石,被称作“观音崖”。嫦娥从这座山飞天到月宫,因而这山叫做“月亮山”。

后来,有个胆大的村民爬上月亮山,见有个山洞,他对着黑乎乎洞口随意说了一句:借我一壶酒,我会还给你。第二天,他上山时,见洞口果真有一壶酒。还了以后,再多次许诺,都有兑现。这事一传十,十传百,不管是谁,只要在洞口许愿什么,第二天就有什么。家有红白喜事的,只要到山洞口,上香许愿,第二天早晨,哪怕是桌子,凳子等会出现在洞口。前提是,必须按许愿的时间和数量归还到洞口。有个贪婪的财主,许愿后拿了物品不还,此后,这个山洞,再也不能有求必应。

到如今,山顶有8处形态各异的石头。依然可见石马、石磨,及形如犀牛望月的石块。勤劳的盘源人在山顶60亩的平地上种玉米、种芝麻、插红薯,长势喜人。每年,村民上山割韭菜,吃不完的拉到山外卖。山上的韭菜割了又长,一年四季,郁郁葱葱。老人说,所有的山,都没长韭菜,唯独月亮山,韭菜满山满岭。在大跃进时期,粮食紧缺,其他村庄的村民饿得吃观音土,我们村都是靠韭菜渡过难关。

“是月亮山的女儿嫦娥,给我们带来的福祉。月亮山,神山哪!”

## 月亮山

入秋后,日照时间渐短,秋风拂过指尖,秋便有了不同于春夏的色泽。

记忆中,存活着这样一幅画面:一棵古枫树披着秋日的阳光,热烈而浪漫。我看不见它的年轮,只看得见它笔直或弯曲的躯干和枝丫,引领鸟鸣和心灵,时时刻刻都在为生命歌唱。青山绿水的故乡,不知有多少成材不成材的树木,都随着岁月的变迁,远了,淡了,最后连影子都消失怠尽了。惟有这棵古枫树,真切依然,鲜明如初。

秋天,是一个燃烧的季节,信步走向野外,便有丰富的色彩直入瞳孔。极目处,那些深绿、浅绿、金黄、淡黄、火红、紫红的色泽,交织在一起,浓淡相映,满目翻飞,蔚为壮观。站在山巅,入眼处,有一悬崖,挂着一抹艳红,灿烂绚丽,扶摇直上。那是一片澎湃的枫林,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,惊人心魂,夺人心魄。

追逐着悬崖上的那一抹艳红,我燃烧的思绪回到了身在家乡的那些岁月。那棵记忆中的古枫树,粗壮挺拔,要三、五人才能合抱。它根部盘突,枝干四展,冠盖高擎。入秋后,宽大的树叶开始热烈地燃烧,成群结队、成百上千的白鹭点缀在树冠之间,或静立梳理,或腾挪雀跃,或迎风飞舞,或自在嬉戏,构成一幅艳丽壮美的立体图画。

秋天,万花凋零、落叶纷飞。文人笔下,秋天的景象大多萧瑟、凄清、寂寥、悲凉的。如果赶上秋风秋雨,更多了一分难解的离愁。但我的感觉中,因为故乡那棵古枫树的存在,故乡的秋天是热烈的、浪漫的、绚丽的、多姿的,我的脑海里,秋天总是那样动静有致,璀璨壮美,诗意盎然。



今年全国高考日的早晨,当我上班搭车经过咸安区青龙山高中门口时,看见如潮的考生和送考的家长队伍,万种的思绪和感慨如夏日的野草般在心头疯长,而关于那年那月自己的高考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一些往事,不时地在脑中如电影镜头般地一一闪现。

1983年高考,是我从农村高中到咸宁高中复读一年后成绩的检验时刻。此前,刚进咸宁高中的那会儿,原本严重偏科的我因为受数学和英语两科的影响,成绩一直在班上居中等水平,倒是复读了三个月后,我的英语老师郝挺在给我们这些偏科学生“开小灶”的时候,发现我的记性特别好,且学习态度也颇为认真,于是私下里对我当时也在咸宁高中搞后勤工作的大哥说:照这个势头下去,你弟弟明年考一个中专应该没大问题。我大哥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,父亲是读书人,又教了半辈子书,听了这个消息自然是高兴不已。这之后我每次回家,父子见面的时候,鼓励的话语总是不绝于耳。

我的成绩还真的如郝挺老师所料,经过自己半年多的努力大有起色。每月份都是一步一个台阶,到了开春四月份,我第一次在班上名列第十一名!其后的近三个月的时间里,退休后被返聘在大幕常收小学教书的父亲,一有时间就搭车往咸宁高中跑,嘘寒问暖自不必说,然后买肉,杀鸡,红烧,炖汤,把我叫到大哥家里,一直看到我把碗里的东西吃得干干净净。其间,他总是坐在我旁边,面色温和地询问着,絮叨着,到如今,三十多年过去了,许多话语我都想不起

## 一棵树的

## 故乡

■程应峰(温泉)

金黄的稻浪飘送着沁人的馨香,空气洋溢着收获的喜悦……这样的時候,我更希望能看到给我温暖美好记忆的那一棵枫红。

我还是见到了村后那一棵古枫树,遗憾的是,它的主干已经枯朽,一息尚存的生机,以少许红叶的姿态飘荡在风中,落寞而苍凉。我也看见了白鹭,三、两只从头顶飞过,却再也看不见以前那样在树冠集结的壮观场景了。驻足伫立间,一片红枫在我眼前飘落,我俯身拾起,恍惚间,我感觉自己捡起的分明是一片被岁月浸染过的浓重的忧伤。

是谁,在多少年以前撒下的一颗种子?或是谁,在多少年以前栽下的一棵幼苗?不得而知。抑或有多少人像我一样记挂过这样一棵故乡的树,在这里彷徨过,渴望过,失意过,得意过,忧愁过,悲喜过?一切的一切,都无从知晓。但我知道,尘世间的缘起缘落,就算再热切,再动人,也会像这棵古枫树一样,无法违逆大自然的规律,终有谢幕隐匿的一天。

一如生活,一棵具象的树,能撑起的,不一定就是一片树荫,而是一个人面对故乡不老、连绵不绝的想象。

闲云一朵不成雨,红叶片片皆是秋。一不经意,岁月不再,物非人非。尘世之间,新旧更替总是存在的,情欲和物欲的身体虽然回不去了,但只要记忆和思维尚存,就可以唤醒心绪,在夕阳斜照里追随一切美丽时光。

## 去高考

## 父亲陪我

■陈怡升(咸安)

来了,但有一句话至今依然如在耳旁:不要急,慢慢来。

我又何尝不急?经过上一年高考的失利,又慢慢地长大了,渐渐明白了“农转非”对我这样农村户口的学生意味着什么,所以,我只有无奈地选择刻苦、刻苦,再刻苦。当然,也更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的成绩,藉此宽慰我一生多灾多难坎坷不定的父亲的心!

这一天终于来了。七月七日,我很早地起床,走出学生寝室,就看见父亲蹲在寝室不远学校食堂旁的香樟树林下,等我,我连忙小跑过去。父亲带我到大哥家里,油条,肉包,一小碗鸡汤,父亲看着我吃完,也没有说什么话,只是微眯着眼,一脸慈祥,一脸关切。由于那年我的高考考点就设在本校,所以,直到进考场前的一刻钟,父亲才陪着我一起走出大哥的家门。临进考场前,父亲对我说:不要急,慢慢来!考完了我在食堂边香樟树下,等你!

往事后如昨,三十三年弹指一挥间。可已经过世三十个年头的父亲那旧话“不要急,慢慢来”,一直伴随着走过每个春夏秋冬……

## 摸秋

■徐建英(通山)

月儿开始往西斜时,儿媳妇银环带着一身清新的泥土香进了屋。老憨就抬头问,银环啊,你和贵根几时去?

银环嗑着瓜子,不慌不忙地地耸耸眼皮:“爹,早呢,晚点去行不?”“早吗?不早啊,再不去,秋果果都给人摸光了。”

“爹,都啥年代了,你还信这套。偷个瓜摸个果,银环就能给你生大孙子?”儿子贵根不满地把手里的花生往桌面一扔,对老憨说。“摸瓜哪能叫偷?老辈传下来的规矩,到你嘴里就全变味了。”老憨不满地瞪了儿子两眼。

“爹,要去你自个去。”银环,咱进屋看球赛去。”银环没动,继续嗑她的瓜子。“南瓜,南瓜,就是男娃娃嘛,你娘要不是中秋之夜摸到瓜,能有你这兔崽子?你说不去就不去,那给我养个大孙来你就不须去了。”老憨冲着贵根的背影气咻咻地骂。

“爹,我不是年年都去了么?为啥没效果呢?”银环在一旁细声细气地说。“那是因为咱摸到的秋果果都不是最大的。”老憨忽想起贵根刚刚抛花生时,地上落了几下响,就边弯下腰边骂:“兔崽子,十块钱一斤的花生就你舍得扔!”眼睛贴着地面找了半天,没找到,于是手探的范围也大了。“我明明听到响的,怎就找不着了呢?”

一旁嗑瓜子的银环听罢,把手里的半把瓜子收进桌面的袋里,拍拍手,掏出手机,把手机屏幕对向地面,紧跟老憨的双手蠕动。老憨站直身,把手中的几个花生球放进袋子里,掂掂袋口,仔仔细细扎好后冲银环一笑:“银环啊,还是你懂事,贵根不去,爹陪你去,村里哪家地上种了啥,爹都熟。”

银环看了看内屋,又看了看老憨,又细声细气地“嗯”了一声。话刚落,她突地一捂肚子:“爹,我的肚子不舒服。啊呀哟,痛,真痛!贵根,出来扶一把。”贵根出了屋,一手捂着嘴,一手把银环半扶着进了屋。才一会,老憨听到屋里传来小俩口的窃笑声。老憨叹了口气,一个人迎着细碎月光,踩着青石板往沟子坡走。

村里数芸婆种的瓜最好,胖乎乎的。同样是瓜,别人家不是圆的就是扁的,芸婆就能种出稀罕来。她种的南瓜长得像棒槌,一头大一头细的又似胖娃娃。炒着吃脆口,炖菜香酥酥的。更为重要的是,村里新媳妇都喜欢在中秋夜来她家摸秋,摸到瓜的准能抱上娃,而且还是男娃娃。一想到能有男娃娃,老憨就咧开嘴笑了起来。

下午吃过饭,银环就邀他上湖村的集上走走,要给他添件夹衣。银环说:“爹,秋都要来了,咱爷俩一起去逛逛吧呗。”老憨不想去,他一个人去了芸婆的南瓜地。他不要新衣,他也不好意思跟自己的儿媳妇银环开口说想抱大孙子。

芸婆的南瓜地在沟子坡,去沟子坡必须绕过大半个潘河。摸秋有摸秋的规矩,天色越晚越好,还不能点灯,否则就不灵了。潘河堤两边的柏树林挡着月光,小道上明一阵暗一阵的。老憨的步子跟着高一脚低一脚的,尽管小心翼翼,老憨过沟子坡时还是摔了。他挣扎了半天才爬起来,感觉摔伤的脚腕针扎样痛。这人年纪一大,老胳膊腿常不由自己。也难怪,过完年他也七十了。老伴走后,他一个人拉扯着贵根,把日子过得风清月明的。唯一让他遗憾的,就是家里少了娃儿的哭闹。

南瓜地到了,他摸索着找到自己午饭后作好记号的位置。午后他来时,满园子他都逐个逐个地摸了个遍,反复比量后把最大的那个做上记号。怕给人摸去,还特意在南瓜上盖了层草秧子。

让他意外的是,他在做好记号的草秧子里翻来覆去没找着。老憨抽了口凉气,是芸婆摘了吗?那也不对啊,芸婆一向不是小气人。每年中秋,她都会在地里留些瓜啊果的,供村里的人出来摸秋,很多时候还尽往大里留。那,是不是自己记错了呢?年龄一大,他常把东西颠三倒四地忘。

老憨不甘心,再次碰碰磕磕地在做好记号的草秧子旁仔细地找摸,半天还是没有找到那从草秧子,只是在同样的位置上摸出了一把马齿苋,在马齿苋拿开的那一瞬,银白色的月光下露出一坨金色釉黄——正是老憨藏起来的那个瓜。

老憨怔怔地捧着手里绑扎得整整齐齐的马齿苋。因为土质,这沟子坡从来不长马齿苋。这是哪来的?突地想起儿媳妇银环刚刚蹲在院里照他找花生时,鞋底满是湿湿的黄泥巴。老憨握着马齿苋,心窝里一热——这马齿苋,湖村人叫它安乐菜,也叫长寿菜,老人出来摸秋,少不了捎上一把。